



赵德发 创作论

王晓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德发 创作论

王晓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赵德发创作论 / 王晓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 - 7 - 5161 - 8061 - 7

I. ①赵… II. ①王… III. ①赵德发—小说创作—文学创作
研究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438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无 介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2.75
插 页 2
字 数 273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李掖平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源地，齐鲁文化源远流长，有力地托举着山东文学的发展。根植于这片文化沃土，山东文学文脉昌盛、人才辈出，在新文学发展史上，一大批山东优秀作家活跃于中国文坛。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山东文学以其鲜明的思想艺术特色，成为中国文坛一支重要的力量；同时也涌现出了一批代表性作家，受到了文坛的广泛关注。2011年，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的《你在高原》和山东籍作家莫言的《蛙》同时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极大地提升了山东文学的影响力；2012年，莫言更是走向国际舞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更显示出山东当代文学的深远影响。

从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里可以看出，山东作家的创作一直表现着对文化的深度思考，呈现着对人性的深刻表达。而齐鲁大地的广袤乡土，又给予作家们丰富的民间和乡土写作资源，于是，在齐鲁文化的伦理道德与精神立场之上，书写民间，书写乡土，使得山东作家的民间性成为文学传达的一种强力精神资源。

赵德发先生是新时期山东文学较有成就和影响的作家。他的书写自觉地传承了齐鲁文化的精神资源。从他早年的《通腿儿》的乡土风致，到“农民三部曲”的厚重乡土情结，再到新近的《乾道坤道》的宗教文化沉思，赵德发先生的写作呈现了齐鲁文化的丰富与深度。现在，身兼省作协副主席的他依然笔耕不辍，身体力行地传达着他执着的文学理想。

可以说，赵德发先生是中国当代乡土的真诚歌者。赵德发先生说，

土地和农民能引起他最为持久、最为深沉的创作冲动。这种创作取向是由他作为农民儿子的血质决定的，所以他一直执着地把自己定位于一个以描写土地为己任的作家。农民情结就成为赵德发乡土小说建构的重要支柱。从早期的《通腿儿》开始，在之后的《樱桃小嘴》《断碑》《窖》《止水》《小镇群儒》《回炉》等中短篇小说中，他切开了乡土的内在肌理，为我们展示出历史行进过程中的乡村变迁；他以出自心灵深处的文字，切中乡村大地上生存着的乡民的灵魂之根，为我们呈现出丰富的乡民内心世界和生活图景。

赵德发先生对他生活过并眷顾着的乡村一直持有温情的注视与回望；对生活在他笔下的乡村普通乡民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现实苦难、生存困境充满了温情与悲悯，这使他的文字总能触及乡土与乡民的精神核心层面。为了在日常描叙所展现的叙事空间中呈现出深沉的乡土情怀，赵德发站在为他的乡土立传的写作立场上，开始了艰难的深入探寻，他深入乡土的文化肌理去发掘中国乡土的根脉。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扑面而来的背景下，旧时的乡土面对着剧烈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文化层面的坚守似乎被时代文化所强行扭转和撕裂。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是现代化带给乡土中国和中国农村大地上生活着的农民的深刻转变。面对乡土的历史剧变，赵德发先生雄心渐生：“要用三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农民三部曲’的形式，全面而深刻地表现农民在二十世纪走过的路程，写一写他们的苦难与欢欣、他们的追求与失落。”在赵德发看来，农民的精神形象在历史的动荡之中是动态的、发展的、变化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久将不复存在，于是他力图在“农民三部曲”叙写中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农民的生存状态、精神追求和心灵变异给予全景式的呈现。“农民三部曲”对土地、道德和权力的聚焦确实表现出立足于农民生存现实的“倾向性”，而这些问题又是中国社会的历史症结，是中国摆脱现代性危机、构建和谐社会、走向生态学时代无法回避的障碍。赵德发先生的思考因而超越农业文明的单向视野，敞开了对中国乃至人类生存的历史性考察。他把自己对历史与现实的忧思融入村落、家族和个人命运的深度探幽和精微呈现里，努力实践自己的文化伦理重建使命。所以，“农民三部曲”显示了宏大叙事和文化整体性的自觉追求。他以贮满痛惜的文字为他的乡土立传，书写那些渐渐老去的传统农



民、渐渐败落的传统乡村和渐渐失去的土地，这是他多年来看农民、写农民的思想结晶，既是他以温情对日渐式微的乡村文化命运的挽唱，更是他对中国农民问题的个人式确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但赵德发先生总是以他的意外之笔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给文坛带来新的风度。承接着“农民三部曲”中表现儒家文化的《天理暨人欲》（又名《君子梦》），他又把笔融深入佛、道文化，为我们献出了《双手合什》《乾道坤道》两部宗教题材的长篇小说。《双手合什》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全面展现当代汉传佛教文化景观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佛门寺院为主要叙事空间，反映了市场经济和世俗化浪潮对僧俗两界的影响，旨在弘扬以理想对抗世俗，以精神对抗欲望，修持自身、净化心灵的人生蓝图，在僧俗两界面临的共同困境中，正视问题，审视生活，追问终极意义，蕴含着关于生存意义与人生境界的独特思考，直指人心，明心见性。《乾道坤道》是当代第一部全面反映道教发展和道士生活的长篇小说。小说以传统道教与当代生活的相互渗透、道教文化与现代科学的彼此对照作为线索，追问人生的意义和存在的理想境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和人类的生活目的发出质疑，对宇宙间自然科学无法解释的现象给出另外的思考路径。小说以细腻的日常生活在宏大的文化视野互为镜像，勾勒出人类在漫长的精神和生存探索中经历的考验，付出的艰辛，以及不断的超越。这两部宗教题材长篇小说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重大，不仅体现了赵德发先生对宗教文化的深厚积淀，以及对神学思想的深刻领悟，对生命存在的独特思考，而且显示出他对长篇小说叙事艺术执着的探索和创造能力。

本书的作者王晓梦是我的学生，这是他的第一本学术专著。他一向是个感性的阅读者，对作品的内在蕴涵常常会有发自内心的情感共鸣之后的敏锐把握。他喜欢以感性的阅读感悟介入对所阅读作家作品的评论之中，从而使他的评论文字少了些许学理化的清冷，多了散文般的情蕴流动、思绪纷飞，仿佛是与作者、作品相对娓娓而谈，进行着真挚的情感交流。在这本研究专著中，晓梦表现着他惯有的风格，他以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接通了赵德发先生的乡村经验，他以自己的乡村情感感受着赵德发先生的乡村情感，注视着赵德发先生的小说所表现的乡村生活场景，乡村的人和事，乡村的历史变迁，从而在他的研究中思考着乡土的

丰富文化与厚重历史蕴含。因而，这本专著的研究视野尽管不算宏大，却也能知微见著地深入小说的创作肌理中，以灵动的批评研究有效地拓展了赵德发先生作品表情达意的丰富性。晓梦的批评文字理性中时见诗意的闪现，让这本学术专著带着散文般的行文风致，显出的是文字的生动灵性，而不至于都是理论的滞重。

有了好的开头就会有良好的未来发展。希望晓梦在这本专著的基础上未来能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新的更大的发展与拓展。我相信我的这一期待不会落空。

2014年12月8日于济南



目 录

第一章 守望乡土的灵魂	(1)
一 乡村经验与当下乡土小说	(1)
二 赵德发：为乡土立传	(6)
三 乡土世界的哲思	(14)
第二章 土地·乡村	(21)
一 土地情结：缱绻与决绝	(21)
二 乡村忧思：传奇与荒原	(29)
第三章 乡村道德的守望	(39)
一 乡风乡俗里的传统伦理	(39)
二 时移世易中的君子坚守	(45)
三 天理人欲中的伦理沉沦	(50)
第四章 历史·革命·权力	(57)
一 乡村历史的裂变	(58)
二 乡村革命的悖论	(63)
三 乡村权力的沉浮	(67)
第五章 隐痛与坚韧	
——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74)
一 文化与人生：乡村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	(74)
二 土地与知识：乡村知识分子的身份挣扎	(78)

三	隐痛与坚韧：乡村知识分子的生存困顿	(82)
四	贫乏与依附：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	(87)
第六章	宗教题材小说的新突破	(92)
一	宗教文化的深厚积淀	(93)
二	生命意识的终极探索	(101)
三	现实批判的犀利笔墨	(111)
第七章	拈花微笑：沉静的人生	(121)
一	我在：诗意栖居的追问	(121)
二	我爱：心间真情的敞开	(126)
三	我思：澄明人生的凝望	(129)
附录一	世心与史心的守望 ——赵德发访谈录	(133)
附录二	赵德发长篇小说《缱绻与决绝》研讨会发言纪要	(149)
附录三	赵德发长篇小说《君子梦》研讨会纪要	(157)
附录四	赵德发传统文化题材作品研讨会发言纪要	(167)
附录五	赵德发创作评论文章选目	(177)
附录六	赵德发创作年表	(186)
后记		(196)

第一章 守望乡土的灵魂

一 乡村经验与当下乡土小说

如果说有哪一处地方，因其深厚的历史传统而拥有厚重的精神品质，给予无数行走在人生路途中的人们内心无形却又无处不在的影响，让他们时时回眸凝望，流连眷顾却又无奈长叹。我想，这一定是乡村，是每一个行走在人生路途中的人心中所守望的故土。即使时代变迁，他们曾经的故园不在，可是，那弥漫在记忆中的乡村氛围、情调，乡间的阡陌田塍、桑麻旧事，农家的鸡犬相闻、朝夕炊烟，依旧时时给他们带来心灵的慰藉。他们也以心灵感应和召唤着永远古老而又清新在目的乡村，常常在笔墨之间营构出迷人的田园诗意，追寻着哲人的脚步，盼望着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但是，诗意总是更多地存在于想象和追思中。田园梦幻更多的是中国传统文人在仕途坎坷、心灵疲惫之后无意识寻找的想象性憩园。当农业文明不可避免地朝工业文明转向时，两种文明的激烈冲突使人们终于从田园梦境中惊醒，乡村终于从一个相对宁静的身心寓所步入了现代性的路途。乡土小说也就成为 20 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中的一个重要叙事范畴。从五四新文学开始，乡土小说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流变，越来越丰富着自身的美学风范。无论是五四启蒙时代对乡村的苦难表达，还是革命时代对乡村美好未来的想象式展望；无论是新时期改革之际的乡村风气，还是世纪末与新世纪来临时多元文化影响下的乡村变迁，都深刻地融入了乡土小说作家们的不尽探求。

在乡土小说建构并确立起其独特审美形态的过程中，乡村经验无疑是乡村小说叙事的一个核心支点。从乡土转移到城市是多数乡土小



说作家相似的人生历程，所以基于乡村经验而认同乡土、认同农民使他们的文字里充满了亲切深沉的乡土感。对于乡土小说作家而言，乡村是他们共同的、熟悉的世界。即使地域的不同使他们的作品常常显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情，乡村也依旧是他们共同的文化经验和文化情感世界，所以他们的作品总会被评论者赋予一个共同的“地方特色”或“地方情调”的特征。于是，我们从鲁迅的乡村叙事中看到他的故乡生活和江浙地方风俗，从废名、沈从文的乡村叙事中看到他们各自故乡的美好人性。萧红的呼兰河，芦焚的果园城，周立波的“茶子花”，赵树理的“山药蛋”，孙犁的“荷花淀”，无疑都成为中国乡土文学史的经典记忆。新时期以来，汪曾祺的高邮水乡，林斤澜的“矮凳桥”，路遥、贾平凹的西部乡土，迟子建的东北原野，李杭育的葛川江，莫言、张炜、赵德发等人的齐鲁厚土……不同的地域风情，在中国的版图上呈现出以“地方特色”为共同特征的乡土小说新的经典言说。作家们常常身处他乡，却心怀曾经生长生活的家园故土，以自我的乡村经验叙写了记忆中的乡村。尽管落后甚至蒙昧的生活现象依旧无法从乡村生活中抹去，但那些乡村经验却真实地表现着中国乡村的个性精神。在世纪末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大潮的多元文化激荡中，作家和读者再一次于“乡关何处”的怅惘中重温着记忆中的故园乡情。

这种乡村经验和记忆也必然成为乡土小说中不能抹去的“乡愁”底蕴。

就乡土而言，其本身就天然指涉着对一方水土的情感眷顾。而“乡土中国”的“中国形象”也使现代以来的知识分子自觉地融入了这种乡土情感之中，在“古道西风”的人生路途中，“小桥流水”也就成为离开家园走向异地的人们无尽乡愁的原型性情结。所以从情感层面上看，乡土之所以成其为“乡土”，正是内心贮满了乡愁和漂泊感的人们的频频回顾使然，是他们离开之后的“反观”和精神流连。生于乡土而终老于乡土的乡下人无法生成乡愁体验的，它只是离乡游子恒定的情怀。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的乡土想象及其执着叙写的乡土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思念乡土的一种替代性满足，是精神返乡的结果，更是对郁积于胸怀的乡愁的抒发。乡土想象以及蕴涵其中的乡愁理



念其实永远都属于离乡者。因而，那些因为对乡村苦难的情郁于中，那些由于从此乡不可归的感伤低回，以及因乡村的纯真不再且逝不可追而弥漫起来的忧伤，也就成为乡土小说引起读者诗情怀的“乡土想象”。

但我们发现，一方面，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乡差别日益明显，大众传统视野中的乡村生活渐渐远去，乡村越来越频繁地被演化为城市人想象中落后与贫穷的代名词，或是他们被钢筋水泥束缚着的身心需要放松时外出游玩的去处，或作为他们体验城市之外生活的观赏景点。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很难再有现代时期京派乡村小说作家以缅怀旧梦的深情抒写的诗意乡村，也很难再有80年代汪曾祺、刘绍棠、李杭育、贾平凹、张炜等人笔下的乡野温馨。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市场经济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以市民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文化逐渐成为多元文化时代的中心。于是，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都市文化及城市生活越来越多地占据着叙事空间，乡土似乎渐渐淡出了消费社会的文学热卖场。最明显的表征是：90年代以来，从新写实、新现实主义再到新人类等被学界以“新”命名的文学现象成为言说的中心，与文化思潮中以“后”命名的各种文化思想现象一起，构成了90年代以来最为炫目的文化风景。乡土小说在这一文化转型时期的影响式微，并且在主题和情感方面都表现出复杂性。

这种复杂性究其原因新世纪商品经济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所引发的乡土叙事疆域的拓展，于是乡土小说逐渐展露出新的“乡土经验”。这同时也是不同于既往的陌生的历史感受与体认。作家李洱说：“中国作家写乡土小说是个强项，到今天，我认为有必要辨析一下，现代以来的乡土写作传统，对我们今天的写作、对我们处理当下的乡土经验，有什么意义。也就是说，怎么清理这些资源，然后对现实做出文学上的应对，我感到是个重要的问题。”^①这也是当下乡土小

^①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说作家们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对此，著名学者丁帆做了深入的剖析，指出让作家们感到最为困惑的“乡土经验”的重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方面历史环链的断裂，使他们在面对现实和未来时，失却了方向感；另一方面面对从未有过的新的乡土现实生活经验，他们在价值取向上游移彷徨；再一方面就是可以借用的资源枯竭，作家需要自己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资源。”^①对“从未有过的新的乡土现实生活经验”的捕捉，其所需要的认识力和想象力已大大超出了中国乡土叙事近百年来所形成的传统。在当下社会进程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大潮和“城市化”的经济时代历史图景中，作为乡村文明承载者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民，在还未来得及完成自身文化人格的现代性改造之前，就在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历史冲突中，承受了时代历史剧变过程所加诸给他们的全部苦难。当下的农村生活图景及农民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社会文化而无所适从背后深广的精神痛苦，也就有着沉郁的乡土文化色彩。新世纪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中的“农民进城”及乡土变迁的现实生活经验，尚未在乡土小说家的乡土叙事中得到深入发掘和系统整合，还处在繁杂、零乱与无序之中。对既有的现代以来的乡土小说写作传统而言，这些都还是一种陌生的乡土经验。寻找新的思想资源和价值观念资源，敏锐地洞察历史前行中的幻象与本相，将这种陌生的乡土经验化为有别于此前任何历史时段的乡土叙事，正是新世纪前后乡土小说获得内在新质的重要所在。

同时，新世纪前后乡土小说的叙事领域也表现出新的拓展。面对经济大潮和城市化的进逼，乡村世界的自然生态和传统伦理生态渐渐成为乡土小说新的叙事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生态”为书写对象和主题的文学，相对于其他文学艺术品种而言，还是很年轻的文学样式，其学术命名至今未能达成共识。在繁多的命名中，有“大自然文学”“自然取向的文学”“大地文学”“公害文学”“绿色文学”“自然书写”“环境文学”等指认方式，而最为常见的称谓是“生态文学”。就其理论形态方面的取向而言，生态文学以具有反人类中心主义色彩的

^①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



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揭示出生态危机及其社会根源，批判纯经济主义，抨击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掠夺，倡扬生态忧患意识和责任，重新审视和表现人与自然之关系，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描述回归自然的浪漫。这些叙事理论主张契合了乡土小说家在广大乡村世界因经济主义和城市化进程而被侵扰、侵蚀甚至掠夺时内心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一方面期待乡村能在新的社会时代变迁中展现出新气象，以新形象带给他们曾有的乡村诗意想象；但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面对被经济主义和城市化冲击得千疮百孔、诗意全无的乡村现实。他们这种矛盾交织的心境使新世纪前后的乡土小说叙事表现出情感与主题的复杂性。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对于当下的许多年轻作家来说，“乡村经验”并不充分。他们多数通过上大学等途径离开了从小生活、生长的乡村，但是由于成长过程中一直与时代文化的剧变相一致，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活的丰厚以及现代化之后都市文化的发展都淡化了他们对城市的向往。因而，这些年轻作家的乡村经验有一定的模糊感，甚至是与真正的乡村传统相悖的。他们更多的是由于走入城市之后很快融入都市文化而渐渐远离乡土文化。虽然他们的乡土小说也许仍然会在心灵层面上偶尔感受到消费主义文化的逼迫感而表现出漂泊与回归的审美指向，但反叛与眷恋的矛盾却始终无法消解，所以面对曾经的乡土，他们的情感面临着困惑与选择的两难。正如马平在《我的另一个乡村》中所说：“说到关于乡土的写作，好像总是离不开‘乡村经验’。就是说，我已经从乡村撤出，那些乡村生活已经退到身后，像昨天的夕阳一样悬挂在记忆的天幕上。不是么，今天，在我们面前，高楼林立，浮华遍地。……与一直在乡村的黑夜里摸爬滚打的经历相比，城市的霓虹灯下的那些‘乡村经验’，往往更像那么回事。”“我有了一点教训，开始正视自己的乡下人身份，也就是说，正视自己的‘乡村经验’。我这才注意到，我那一双炫耀的皮鞋，底下沾满了乡村的泥。我一步一步走回记忆的乡村，并在现实的乡村驻足。”“我们或许需要生长庄稼的乡村才是真实的，但乡村生长梦幻，梦幻改变乡村，这也是真实的。”从这些充满悖论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对年轻一代来说，乡村经验所带给他们的只是一个曾经的乡下人的生活经



历，这些经历很难带给他们以往乡土小说曾强烈表达的文化乡愁。相反，他们日益沉浸于当下文学的世俗流变中。而且，在当下的乡土经验中，作为“他者”的城市是进城农民爱恨交织的巨大存在。不论是否定性的还是肯定性的，在关涉农民进城的乡土叙事中，城市始终“在场”。那些浑身散发着泥土气息的乡民，被看不见而又无处不在的历史之手牵引到这人造的地狱或天堂里来，在“现代”的熬炼中，艰难地剔除深入骨髓的泥土气息。在城市挤压和改造农民与乡村的时候，乡土叙事也似乎被城市叙事改造了，至少城乡叙事的界限在“农民进城”的文学叙述中，变得不那么清晰了。

因而，在复杂的“新世纪”文化语境中，当下的乡土小说敏锐地感应到中国现代转型的社会律动和历史阵痛，以忧患的目光注视着人们在经济大潮的追逐中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在承继现代乡土叙事既有领域的同时，将叙事疆域扩展至“农民进城”和全球“生态”上，从而突破了中国乡土小说既有的现代性叙事格局。显然，如此宏阔的叙事视域，需要更加敏锐的洞察力和更加丰赡而深邃的思想，当然也需要具有面对当下和指向未来的更加多元的价值选择。这就是说，从乡土叙事疆域的扩展、“乡土经验”的重新整合到思想和审美的多种选择，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二 赵德发：为乡土立传

乡土是一种论述，它总是指涉着乡土的过去和现在，指涉着写作者的身份及他曾经的离开与眷顾情怀。借此，上文对乡土小说的创作情态的玄览也就成为我对赵德发先生乡土写作者身份的首要确证。在他的乡土写作中，乡土无疑是一种话语的话语：乡土与作家的对话，乡土与乡民的对话，乡土与离乡者和城市的对话。于是，他的乡土小说就成为乡土历史的当代镜像。

赵德发说，土地和农民能引起他最为持久、最为深沉的创作冲动，这种创作取向是他作为农民儿子的血质决定的。赵德发出身农民，在蒙山沂水的孕育中成长，丰富的沂蒙生活记忆，10年的乡村教师生涯，8年的基层干部经历，使他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同情，也获取了大量的农



民生活信息。更为重要的是，赵德发一直自觉地认识到他“是农民的儿子，同时也是一个以描写土地为己任的作家”。

所以，农民情结就成为赵德发乡土小说建构的重要支柱。从早期的《通腿儿》开始，在之后的《樱桃小嘴》《断碑》《窖》《止水》《小镇群儒》《回炉》等中短篇小说中，他总是能切开乡土的内在肌理，为我们展示出世纪行进过程中的乡村变迁。他总是以源自心灵深处的文字，切中乡村大地上生存着的乡民的心理之根，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丰富的乡民内心世界和生活图景。他对他曾生活并一直眷顾着的乡村始终在温情注视与回望，对生活在他笔下的乡村普通乡民的心理活动、行为方式、现实苦难、生存困境充满了温情与悲悯，这使他的文字总能触及乡土与乡民的精神核心层面。

赵德发始终以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的体悟能力，关注着自古以来匍匐劳作在中国乡土大地上的农民深重而悲苦的历史命运及其担负的社会、人生重压。他笔下的农民，比如狗屎女人和榔头女人、捉癞蛤蟆的老汉、老木墩、金大头、封大脚、许正芝、吕中贞等，就像西西弗斯一样，进行着一次又一次的伟大劳作，循环往复，无穷无尽。作为一种悲剧的象征，它是广大农民苦难、酸辛、窘困命运的写照；而作为意志的昭示，它又是广大农民不屈、韧劲、质性的象征。短篇小说《通腿儿》作为作家早期的成名之作，以北方寒夜睡觉“通腿儿”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写出了农民悲剧命运的强烈质感和意志不泯的韧劲。狗屎和榔头从小通腿儿，狗屎的爹妈通腿儿，榔头的爹妈通腿儿，狗屎和榔头娶了媳妇隔着一道墙还是通腿儿，后来狗屎、榔头参军抗日，狗屎战死，榔头进了大城市，两人的媳妇又通腿儿，直到老死。他们的祖祖辈辈就是这样重复着相同的生活，生生不息。她们无怨无悔，不悲不喜，共同承受着失夫、丧子的创痛，忍受着生活的窘迫和社会的挤压，并把温情关爱传达给对方。就人生而言，人人都需要物质生活的丰盛、性爱生活的饱满和精神生活的充盈。可是，这些通腿儿的理想人生在哪里？就是在如此悲苦的人生中还有那么多的“温情”和“关爱”，在如此矛盾的窘困中，来历练一个人最卑下和最伟大的自我救赎的人生。

书写乡土，从乡土的日常叙事入手无疑最能深入乡村的灵魂，最能



深入农民最本质的心灵深处。“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小说是对日常生活的奇迹性的发现。在那些最普通、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小说找到了它的叙事空间。”^① 赵德发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为我们呈现出带着独特韵致的农民生存图景。《秋水》中，老汉一生打蟾酥，年轻时的青春悸动，失意时的彻骨伤痛，年迈时的灵魂救赎，这些情景都是一幕幕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图景，却串起了一段岁月和一个普通农民的人生历程。《好汉屯的四条汉子》《奇女村的四位女子》《赶喜》以及《沂蒙山的花瓣》等作品，则以一种为乡村人物立传的手法，把重点放在形象塑造和风土人情的展示上，故事情节不枝不蔓。家长里短，邻里之间，人物品藻，或知人论世，或见微知著，点滴日常细节之间尽显人物品性与民间百态。

日常生活里不只是乡民们的生存状态，还容括着他们内心的苦乐和他们的精神诉求。《蚂蚁爪子》很深刻地表现了这一点。蚂蚁爪子是北方无文化农民对文字的称谓，它暗示着学习的艰涩和农民对掌握文化的欲求。生活的磨难和工作窘困，使老木墩对文化知识的渴求无比强烈，他甚至认为，要真正掌握文化知识就要改变“人种”。所以老木墩在恐怖的“文化大革命”中，硬是让儿子皮梗找了一个地主的“瘸把”女儿。果然孙子尼龙考上了大学，然而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小说以此结局，颇耐人寻味。它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社会批判，更是在述说一种西西弗斯式的集体无意识的宿命人生——既是西西弗斯不朽精神的展现，又是一种无可奈何悲剧的轮回。应该说，赵德发的农民小说创作篇篇都具有独特的视角和深刻性。《杀了》写老蜗牛卖猪，屠户不给钱，人格又被侮辱，一怒而杀了买主邢屠子。这是新形势下一种社会矛盾的突现和人性不可侮的展示。《实心笛子》和《琴声》则是对真、善、美的渴求，对优美和魅力的展现。婉转悠扬的笛声，使“梁彻底惊呆了”（《实心笛子》），笛声“轻轻的、悠悠的，恰是这一院子的月光……让关明慧感到心里发疼”（《琴声》），它是“上帝”向虔诚“羔羊”传来的天籁圣音，是人人都有精神需求和对美好的殷殷向往。

^① 林建法、徐连源：《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16页。